

探坑之外，聊卑南遺址的過去與現在。

文·盧柔君

發掘開始數天後，掘土、收遺物和記錄等工作漸趨嫻熟，同學們也開始有心力去觀察技術面以外的事物，包括卑南遺址的現在以及過去。

發掘之餘，有時，探坑畔親切有趣的訪客們會談起1980年代卑南遺址的搶救發掘。對於考古學學生來說，卑南遺址就像是臺灣考古界的聖地，書寫著臺灣史前史上千具的石板棺、精美的玉器群、豐富的文化蘊藏，距今三千多年的東部人民足跡。對於1980年代的人們來說，初次見到如此絢爛廣袤的文化遺藏時，究竟帶著何種態度，何種心情？在這些親身經歷的人們口中，當時的許多趣事歷歷如繪，同時我們也看見當時發掘的盛況與考古學家的焦慮——這些珍貴的遺存，就將保存不及的焦慮。

幸運的是，史前館和卑南文化公園的成立，讓卑南遺址輝煌的遺留能夠保存下來，讓臺灣史前史的面貌能有持續拓展的機會。能讓考古學家在整片遺址推算範圍上規劃出精準的座標系統，經過地球物理對地下沉積物探測後，有系統地選擇探坑，再藉由座標系統將過去所有的發掘工作全數整合，構築出一幅完整的遺址文化層全圖。

但是，臺灣有幾座史前史的博物館？有幾座文化公園呢？今日，臺灣各地有多少考古學家們仍在驚嘆發掘的盛況，同時與保存的焦慮搏鬥？而這些，公眾將近於可怕地一無所知。

也許考古學無法開創未來，卻能解答人類千百年來不能解的困惑：「我們是誰？從哪裡來？」世上所有的神話傳說，都是企圖解答這個問題的猜想。若能越發了解我們的過去，或許對於「我們將往何處去？」也能更有所省思。當我們的「過去」一點一滴地在高樓大廈的興建中流逝，若有朝一日要開始追尋，還能從什麼線索當中去探求我們的立足之地？

這次在1月下旬進行的合作發掘受到公眾矚目，在新聞上佔了一個版面。也許只是插曲，我卻衷心希望是個開始，希望臺灣人能更加理解考古學的意義，不只是器物的美麗形態與光澤，而是這些紀錄能夠建立起來的猜想：過去是誰在這裡？他們都做些什麼？他們的生活如何？他們如何應對臺灣這片土地？

也希望卑南遺址的發掘、觀測和紀錄供給這次小小考古學家的養成實習，能夠在數年後萌芽開花——成為許多大大考古學家。

（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班二年級研究生）



考古田野期間，前來探班的學長姊們，在探坑邊聊著考古發掘的經驗。（攝影／康芸甯）

臺大考古隊研究生小組正處理著卑南遺址出土的史前結構，透過與土地的互動，彷彿在與過去的人群對話著。（攝影／康芸甯）